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 作为 意识形态的 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 雷迅马 / 著 牛可 / 译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作为意识形态的 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 雷迅马 / 著 牛可 / 译  
Michael E. Latham

京权图字:01—2003—18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 (美) 雷迅马著;  
牛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7

ISBN 7—80109—702—5

I. 作…

II. ①雷…②牛…

III. ①社会科学 研究 美国 现代②美国对外政策 第三世界 现代

IV. 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3820 号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译者序

在此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是美国新锐历史学者、福海姆大学副教授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新著。该书原为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被选入美国冷战史领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系列丛书,经过作者修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在尚未联系好出版社的情况下已断然着手翻译该书,因为相信它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翻译完成后,译者收到作者寄来的一些材料,看到《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等八家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纷纷予以高度评价,更感到自己最初对其价值的判断是不错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冷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美国确立了它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中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交往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而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

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停滞衰败、智力和文化发育不良的“落后民族”施行经济援助和“发展指导”时,拥有宏大的知识和政治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可以说,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

肯尼迪政府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旗帜,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现代化的热情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巅峰,其短暂的“一千天”比战后其他时期能更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体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要素和特征。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要揭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点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时期:(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却成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与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对于国内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本书显示出,就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合理、可行而又必要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对于显性的和潜在的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去看待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老式“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至少应该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

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而对于国内纷纷涌向“现代化”的题目之下,对这个“概念箩筐”在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以及它天然的缺陷和理论上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体察的各种研究而言,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和讨论应该能够引起更多的反思,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复杂精致、更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代化观。基于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想必它对美国史、社会科学思想史、拉美研究、亚洲研究等领域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以下名字应该列在此处接受译者的诚挚感谢:

作者雷迅马博士给予译者以信任、鼓励和多方帮助,他还专为本书中文版提供了一些来自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的重要图片。我的师弟赵海首先将作者赠给他的本书英文本介绍给我,并在我和作者之间牵线。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家咸蔓雪女士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了翻译中的越南译名问题。我的老师和师兄、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各种鼓励和帮助。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董经胜博士、台湾东华大学谢定中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厄文分校陈勇教授也就一些名称的译法给我提供过宝贵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编审,前者的推荐和后者的眼光、决断使这本书的底稿迅速地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遵王吉胜先生之命,译者收集选择了一些图片,并撰写了兼有评论性质的说明。如果这些能为本书增色,这个创意完全应该归功于王吉胜先生。

翻译工作多少有些仓促,对于文中的错讹或不当之处,恭请专家读者赐教。

牛 可

北京大学畅春园

2003年1月19日

## 中文版序

20 世纪是一个为意识形态狂热所激荡的世纪。多起革命运动、两次大规模的全球战争、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炽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漫长而痛苦的冷战,都受到各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思潮的深刻影响。然而,对许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来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一向只限于对处于美国挑战和遏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家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目标和战略,也说明了革命理想是如何塑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坚定信念和胡志明的强大决心的。

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去考察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冷战的认知,又如何塑造了美国在冷战中使用的手段和策略,而本书就是为此而作出的一个努力。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迅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而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消减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本书探究

了这种现代化思想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以及当美国人用这种理论来推动欠发达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时所导致的后果。本书还探究了现代化理论中所蕴涵着的哪些东西反映了美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特性的感受。

我还要论证的是,现代化理论并不像它的倡导者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一组共同的演进阶段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能够被加速的思想,固然也同样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图景当中。但是,现代化理论浸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一方面对此起彼伏的叛乱动荡和军事威胁感到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却也坚信美国的确处于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的终点。作为最具“现代性”的国家,作为一个克服了大萧条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国家,美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追随和仿效的榜样。对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普通美国人而言,现代化理论最终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天定命运”观念,代表了美国人对本国的优越性和道义使命的自我感受。

然而,历史所展现出的实际状况要比美国人头脑中的景象复杂得多。民族主义、文化差异和阶级冲突所产生的力量和影响是如此巨大,远远超出美国的现代化论者的预料。在现代化者的想像中,全世界都将百川归海,不可避免地走上符合美国理想的发展道路,但是其他国家的政治行为者却在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和目标界定进步的内涵。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们现今正在对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比以往深入得多的探讨。他们提出如下问题: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以及普通群众对美国的现代化观点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想方设法达成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如何确立他们自己的方法、路线的?他们接纳和包容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哪些成分?他们又拒斥了现代化思想中的哪些东西、修改了哪些东西,以使之适应自身的



需要？进而，我们又可以就文化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获得些什么新的认识？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将有助于激发对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的深入探讨。

除了我在英文原版的“致谢”中提到的个人和机构，我还要向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作出努力的几个人表达谢意。我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历史学者牛可，感谢他对本书的重视、他翻译此书的慷慨提议，以及他为这一计划的完成所付出的一切。没有他的努力，本书肯定不会以中文面世。在2000—2001学年，我有幸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工作。这是一段使人迷恋的工作经历，我要向南京中美中心的教职员工朋友表达谢意，也要向我有幸教授、同时也使我获益匪浅的那些优秀的中国研究生们表达谢意。

M. E. 雷迅马

2003年1月6日

纽约，索默斯

## 加迪斯序

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

冷战史学家们一直在重新评价意识形态在苏联、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中国的作用。新的档案材料显示,在这些国家,意识形态至少起了这样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

但是美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冷战时期美国有没有可与苏联相提并论的那种意识形态?雷迅马对肯尼迪政府启动的三个创举——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的战略村计划——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显示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显著地被注入政策领域,由此这些思想观念号称可以为诊断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兴起的条件提供客观的基础,而且可以为采取行动消除这种条件提供客观的基础。曾有一度,这些理论变得格外有影响力。

但是雷迅马同时也揭示出:那些被认为是新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分析工具实际上反映了一整套陈旧的、具有强烈感情内涵的文化态度,而后者可以一直追溯到天定命运观念盛行的时代。结果

是将科学和国家的使命感混合起来，这又使得美国官员分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因为，如果说意识形态促进行动，它也能掩盖行动的实际效果。如果现实中有某种恼人的情形，不能适合为现实所勾画的模式，那么意识形态就使这种情形模糊起来。

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已认识到，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和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雷迅马的贡献是，他向人们指出，在美国走向其最大的对外政策失败即越南战争的那些岁月里，这个国家也深受意识形态幻象的困扰。这种后果的破坏力并不像苏联及其盟友所承受的那样巨大，但是也糟糕得可以了。对于理解美国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这项新的重要研究也提供了最明晰的解释。

极少有著作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那样充分揭示了思想观念在国际历史中的力量。在“新冷战史”系列丛书中，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 作者致谢

研究和写作要求进行孤独的劳动,但是仅靠我一人,这本书就永远不能脱稿。在写作的全过程,许多个人和机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肯尼迪图书馆、林登·约翰逊基金会和福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文理研究生院的艾姆斯基金给我提供了外出收集档案资料所需的经费支持。有许多档案馆员帮助我清理研究思路、向我提供资料信息,其中约翰逊图书馆的迈克尔·帕瑞什(Michael Parrish)和肯尼迪图书馆的莫拉·波特(Maura Porter)使我受惠最多。列昂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卡尔·凯森(Carl Kaysen)、白鲁恂(Lucian Pye)、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百忙中同意接受一个历史学家的采访,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过去的尖锐问题。我还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IGCC)的一项研究奖助金,使我能够摆脱其他学术工作而专心将我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而我是在参加梅隆基金会赞助的两次历史学研讨会时,开始更认真的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本书第三章最初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于《外交史》杂志第22卷(1998年秋季号)上,我要感谢该杂志允许我将其中的材料用于本书。

我还要向几位同行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我特别感激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生时的导师迈克尔·萨尔曼(Michael Salman),因为他推动我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一系列更具挑战性、也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帮助我廓清

概念问题,鼓励我提出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本书的研究计划。还有乔伊斯·艾帕尔比(Joyce Appleby)、詹姆斯·德雷克(James Drake)、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安德尔斯·史蒂芬斯(Anders Stephanson)和玉井真理子(Mariko Tamanoi)等,也对我关于现代化的思考提出宝贵的评论和深刻的批评。我感谢他们各位。丛书主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几项眼光敏锐的建议以使表达更清晰,由此帮助我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刘易斯·贝特曼(Lewis Bateman)熟练地操作着出版过程,并且始终以耐心和幽默指导我的修改。审稿编辑格雷丝·布尔诺科尔(Grace Buonocore)和项目编辑帕梅拉·厄普顿(Pamela Upton)自始至终都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水平。我还要感谢我在福海姆大学历史学系的同事们,他们就如何在教学和研究之间达成平衡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的挚友、也是我从前的老师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未能亲眼看到本书便与世长辞,但是他对我的激励和对本书写作的坚定支持已使我受益无穷。

最后,我最深切的谢意要献给我的家庭。我的妻子詹尼弗·布里格斯·拉瑟姆不间断地支持我的工作,研究中每有突破即相祝贺,而且提醒我生活中还有别的事情。我的母亲南希·拉瑟姆和父亲彼德·拉瑟姆也是我最初的教师。这本书献给他们。

# 目 录

|                            |     |
|----------------------------|-----|
| 译者序 .....                  | I   |
| 中文版序 .....                 | IV  |
| 加迪斯序 .....                 | VII |
| 作者致谢 .....                 | IX  |
|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问题的由来 ..... | 1   |
| 第二章 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 .....  | 33  |
| 冷战的背景 .....                | 37  |
| 宏大理论 .....                 | 48  |
| 科学主义和国家 .....              | 73  |
| 知识渊源和帝国意识形态 .....          | 97  |

|              |                                     |     |
|--------------|-------------------------------------|-----|
| 第三章          | 现代性、反共主义和争取进步联盟 .....               | 111 |
| 第四章          | 以和平为目标的现代化:和平队、社区<br>发展和美国的使命 ..... | 171 |
| 第五章          | 战争中的现代化:越南的反叛乱<br>和战略村计划 .....      | 235 |
| 结 论          | .....                               | 333 |
| 参考文献         | .....                               | 343 |
| 附录: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词 | .....                               | 369 |

#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问题的由来

1961年6月，美国各大学和学院忙着举行学位授予典礼，正要把它们的毕业生派出去改变这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在此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发表了一个独特的毕业典礼讲话。这个典礼在北卡罗莱纳州布莱格堡(Fort Bragg)举行，这位经济学家想必会感到这与他从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过的典礼颇有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放眼望去，看到集合在他面前的不是穿着学袍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和校董，而是来自20个国家的军队的80名身着戎装的军官。他们都是美国陆军特种战争学校<sup>①</sup>反游击战战略研修班的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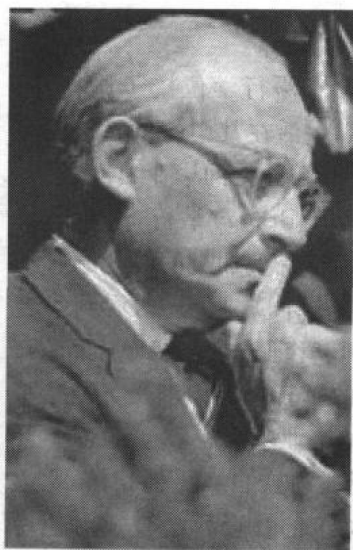
虽然场景有所不同，但罗斯托还是觉得蛮自在。他相信，比起他在麻省理工院所教授的学生，他构筑的社会科学模式对他现在的听众有更大的干系。他开门见山地直切主题，省却了问候和祝贺之类的套话。他发出警告，说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所在。在古巴，在刚果，在老挝，在越南，肯尼迪政府都遭遇了危机。这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共产党——就在前几年间——又一次成功地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停火线。这每一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欠发

---

<sup>①</sup> 该校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被正式命名为约翰·肯尼迪特种战争学校。——译者



达地区的内在不稳定性”。现在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必须以各种方式迎接这个挑战，要远远超出过去有限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他们必须找到赢得战斗的手段，这种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冈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sup>①</sup>



出生于 1916 年的罗斯托被认为是聪明绝顶、笔下生风的天才型人物，他 20 岁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此后很快在学术上成名。而且他在进入肯尼迪政府之前已经有丰富的参与政府情报和政策研究工作的经验。他不仅是罕见的高产学者，而且撰写政策建议和报告的速度也快得惊人。肯尼迪曾语带讥讽地说：“沃尔特写的比我看的还快。”

对罗斯托来说，对他的知识分子助手班子以及他们为之献计献策的决策者来说，现代化的概念远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还有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已经逐渐消退。欧洲帝国崩溃了，“新国家”正在形成，这对已经决心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美国构

<sup>①</sup> Rostow, “Countering Guerrilla Attack”, 464, 468, 471.